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七

書

上執政二

近日淮北之事明公亦盡知之乎舟車焚燒輜重覆沒
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此前史所記
殷浩山桑之敗也而今日又甚焉乃者壽陽之役叛兵
執賣主將官軍民兵互相屠害或降虜或潰歸逃亡紛
紜百里不絕隻輪尺鐵不反淮南紹興器用至是殲焉
今兩淮騷動勢搖長江矣而公議籍籍以爲朝廷尚
多壅蔽凡所奏請沮抑不下嗚呼此爲何時而猶有如

議者之云云乎四月二十五日火星如甕墜於建康六月四日黑氣圍日日沒乃散天之示變不小矣天變見於上人心離於下而朝廷不知徃古危亡之監復有甚於此者乎明公忠義奮發對越三靈而左右壅蔽其聰明陷明公於萬世之罪人者明公不知也今天下利害所當施置罷行者人皆能言之所患者在於其言未必上聞聞之未必下行耳是故不暇縷數其事而獨頌斥去左右屏徹壅蔽四方章奏卽爲敷陳將帥之有功者以公議賞之不可以無關節而不行至於逗遛不進懷姦悞國專事苞苴今悉敗露者則以公議僂之不可以有關節而輒已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言無偏聽無私

暱如此則上下流通人心思奮易禍爲福亦反掌耳如是而猶無成焉則明公忠誼之心亦有辭於天下矣前日之誤明公者固已無及今日顧堪再誤邪世之士大夫號爲強有力者以官爵之故無敢吐氣而其下者又懼罪而不言區區愚惓憂 國愛 君之心昧冒爲言者先焉惟明公重圖之

二

竊觀政和三年遼主天祚會諸狄於混同江時女真之首阿骨打獨爲桀驁天祚欲殺之遼之臣蕭奉先不以爲然縱其去至宣和五年阿骨打死粘罕以其弟吳乞買嗣立六年粘罕滅遼則女真之盛已百有二年而滅

僚之後亦九十一歲矣由古狄強未有久於是者今也
天亡韃靼乘之毀巢南竄殲滅無日矣而某區區之愚
容或有慮焉有若頃年咸謂其國旱矣蝗矣人離矣盜
起矣罷於勁敵矣天戈北指可不血刃權臣惑之輒萌
幸心白羽一飛初料悉舛彼之人心如故也城守如故
也兵力如故也凡我動作悉墮其計卒之犇潰四出流
毒至今今之女真固非昔比然弱於韃靼矣眎我則強
弱未分焉昔之都汴者唯五季及 我朝耳大抵恃吳
楚之粟江淮之賦乃能立國今殘虜竄命大梁旁無寸
資狄狡而深寧不計此而昧冒來邪使其穴已覆也則
猶諉曰窮蹙而無歸也如其未也則極北皆可征也胡

爲而輒南哉昔突厥將亡歲凶人叛挖紇斯破之遂致
失國遠逾沙漠寄託北邊而乃名借實脅求多於唐求
米粟借兵力乞牛羊請噐甲指叛亡之人邀歲得之繒
動言世婚義當恤難秉辭既正唐無以拒之唐之君臣
相顧靡寧凡其所請或予或拒曲徇其情然亟與而又
請已困而求釁宿留四年日事侵擾今年寇朔川明年
襲振武使唐之人農不暇耕士不解甲觀當時所以責
之之辭亦可謂直矣若曰汝爲敵所破當枕戈向敵可
也今乃遠托吾邊吐強茹柔思逞志於中萃獨不畏天
地神明哉嗟乎犬羊之類惟力是憑強則進弱則退寧
直與曲之辨哉蓋其兵力向挖紇斯則爲弱指唐則爲

強唐卒不免遠結紇紇斯曰吾與汝同滅回鶻我當與
汝爲隣藉其兵力始僅一勝然唐亦由是憊矣今殘虜
於是萬有一焉或輕於稱兵否則走一介來告日不幸
北鄙阻饑南方連稔百年宿好義在大鄰則將何以應
之女真由甲寅以來內則骨肉吞噬外則韃靼憑陵丙
寅丁卯又有我師之役旱蝗相仍人畜幾盡且涉二十
寒暑矣而其國猶未大亂上下嚴密虛實難覘使我支
之其將若何由是而言未易遽以垂盡之虜眎之也似
聞前月嘗以幣請我以使通爲期是非雖未可知然亦
安知其非嘗試之謀求釁之漸乎且使難通於前曰耳
今既來汴則於泗於壽朝走一介莫入吾境豈容不予

乎雖曰予之而彼已得以有辭矣蓋予之而有以處其
予不予而有以制其奪斯無惡於予奪矣譬之人焉元
氣克於內則風雨寒濕一不足虞苟其已耗則無一而
非可慮者使吾國而固吾兵而彊吾將而良則減其數
可也與之可也不與亦可也伸縮惟吾情可否惟吾命
而已如其未然可不先爲之所哉雖然古今未始有不
可爲之事也顧其所處畫如何耳使 朝廷之上鑒丙
寅閭陋之失垂嘉定宏博之規擇寬大之帥以鼓動英
豪開集議之所以收采群策寬便宜之法以責其成功
則百年羶腥可以一洗破龍庭焚薊幙使中原遺黎出
重泉而覩白日披氛霧而戴青天挈故疆而歸舊版御

六龍而還上都皆優爲也而何淮襄藩籬之足慮哉人以敵爲易某以爲難人以爲難某則以爲易蓋知其難則易矣唯執事其圖之

上陳舍人

某瑣瑣碌碌一孺子爾頃從進士後得考功末第不足以愜志聞世有所謂宏詞科碩學焉然聖經賢傳每一展編如望大洋茫無畔岸聞宛陵汪先生有總括綱目號爲詞題者去月二十五日走介持書問亡恙因竊有請焉先生曰嘻予過矣市駮耳者必於伯樂之廐求白璧者必於卞氏之匱子學詞章不於今左史陳公之門而顧於某乎取之子過矣嗚呼某豈不知今天下有陳

公哉而公方以文鳴當代聲名鼎盛贊畫訓詞擅文雅於朝爲天子侍從之臣而某辱在泥涂顧下土塵埃之踪分隔於縹渺烟霄之上將何因而至前乎今先生賜之書某其往矣往年癸丑嘗得閣下詞壇之文伏而讀之已有執筆視以從函丈之意間一歲來試教官懷刺屏牆已而以用韻不審見黜有司悒悒而歸故無因掃門以至于此竊嘗慨嘆以爲閣下之學總攬羅絡縱橫浩博旋天縮地陶彙帝皇故其文章則鏗金石諧律呂如黃鍾大呂之登清廟也彌青雲亘紫霄如蒼虬赤螭之御剛風也逐奔星先飄電如飛黃白羲之朝崑崙而夕瑤池也而某之學則離疏空虚左挹右匱而其文則

亦毫聯縷析零落枯槁中夜以思悸不自定比其執筆
愧汗如沐雖然養叔治射師曠治音僚之於九秋之於
奕伯英之於書少陵之於詩雖曰樂之終身奚暇外慕
然不知所以用力之地則不造其堂不齊其哉雖窮日
彌年勤亦何補此所以一日齋二日戒三日財書蘄徹
於俎豆之間以見心於萬一則決馬頰之寸波以溉其
枯回昆吾之正照以燭其迷庶幾有望焉爾唯閣下憐
其愚諒其厯以卒其志凡平日所爲文所謂詞題若所
以用力之地條列而枚示之勿有所愛勿以爲不足教
則某雖不敏得財能賈得弦能鳴或者天其終相之勃
鬱激昂插羽翮而生風濤舉衣裾而登崑閬以接群仙

之後塵則推千古之殘膏以流潤後學閣下之賜何如
也書詞實繁無以自白然卽文以求其意閣下固得其
肺肝焉

上監司

愚嘗汎觀今日薦舉之弊而後喟然嘆曰薦舉之法可
罷也愚非爲是矯激之論也亦非有求而不獲而私爲
之說也誠以民生之厚薄治道之廢興寔係乎人才而
所謂人才云者在乎名實之間耳帝王之世固有以五
臣而治亦或以十亂而治而漢唐盛時因時輔主卓然
可見者皆不過數人而止馴至後世人才滿天下而卒
無補於毫髮者可不相與攷其實乎今之分縣而治者

皆拔尤取穎被薦舉而收秩之人也然嘗察諸州縣之間闐茸而不自彊者昏塞而無所發明者貪墨而無善狀者殘刻而求能聲者租賦日繁力役日困冤抑莫伸豪強得志於薦舉何賴焉夫薦舉之設亦欲得人以助吾治焉耳而非爲選人榮進地也今之被薦者他時爲郡守爲監司等而上之爲侍從爲宰相得以舉人者亦舉是人也迺迺相承百年一日欲求治理清明風俗醇正其可得乎愚故曰薦舉可罷也昔魯哀公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馬馬服而後求良馬士必慤而後求智能馬聖人之言萬世觀人之法

也夫貪者之不可取得非他時黷貨無厭足以爲國蠹者乎誕與亂者之不可取得非他時要功生事足以爲民害者乎誕與亂者之好於生事猶之可也何者上有明君下有良相則要功生事之徒潛消默縮自不敢肆至於貪墨之夫則口談夷齊身爲盜跖凡可以蓋其汚而行其姦者無所不至雖有明察之長往往受其欺而不知故其人陰爲國蠹民害者爲患不細此聖人之垂戒所以先貪而後誕與亂者也雖然此特言其害民蠹國者耳忠定張公詠嘗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勿舉奔競者好退者廉遜知恥若舉之則名節愈厲奔競者能曲事諂媚若舉之則矜名好利累及舉官此雖以利

害言然要其所終誠爲切論蓋聖人之言但微示其端而忠定之言蓋極論其弊以爲妄舉之害不惟害人而已而實爲己累然則爲舉主者亦何便於此哉大抵聖賢觀人之法觀其形而知其器聽其言而識其心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表裏形證固不可誣而形模狹者力量小器局淺者功名陋尺寸短長聲名壽考皆莫逃乎目睫之間孟子曰人惟有不爲也然後可以有爲昔子賤將之邑或有以釣法贈焉曰夫擲釣投綸卽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魚小而肉薄中有巨鱗若浮若沉遷延而不食者魴魚也其魚大而肉厚漁者將何取焉嗚呼知決擇乎魴與陽鱈則知決擇人才矣雖然太守所

治一州耳監司所部一路耳一州一路之間爲屬吏者能幾人其邪正材否抑何難知之有邪一州一路之莫辨則又何以佐人主坐廟堂進退百官邪雖然初無甚難者人心本明也惟無汨於其私則人才自白惟吾心或偏而流於刻也則輕薄生事者才矣或昏而墮於利也則貪墨亡恥者德矣人才之淆亂其以是夫今天下誦明公之賢者則皆曰清明而不雜勁正而能守廉白高潔之操聳聞天下今屬部之內端良脩飭有志節之士皆翕然觀德而益以自勉而貪墨之人凡前日肆行無忌者莫不聳然股栗日夕四顧曰得無我知乎雖未革心而亦知所忌矣夫如是則薦舉之權必盡得如明

公而後付之則庶乎薦舉之法可以勿罷矣此天下寒
峻之士所以猶有所恃而庶幾公道之復行也某不肖
然自明公之登臺而其中勃勃然若有所感者故今也
輒歷叙其所以然而聽命於執事惟明公亮焉

代上執政

方今天下亦多故矣而相公乃於此時預政幾本兵柄
其亦難以有爲於此世也戎索雖靖而姦寇未清也被
邊雖奠而流離未復也旱蝗相仍而糶價未平也錢物
俱困而楮幣未重也上下相蒙而吏治未肅也賞罰不
行而軍政未舉也汎數當世之事盖有不勝其條枚者
而是數者之弊則又深厚盤糾積非旦莫人情玩弛未

易振刷至於命令所出之地則又指意莫一論議牽制
然則憂世之士有志功業者無乃亦難於斯時乎曰不
然亦顧其得人焉耳古今天下未嘗有不可爲之時也
人之所至時亦至焉時不能自爲也人爲之耳然上自
執政大臣下而至於一命之士凡我弁於王朝而星布
於州縣者皆才也才滿天下而治不舉亦必有其故矣
在上者有可爲之勢而無欲爲之志在下者有欲爲之
心而無可爲之權故在上者意滿志荒頽墮愒玩既得
患失奉身思退而已而其在下者徒能長吁太息抵掌
極談而亦卒無補於毫髮此天下之治所以靡靡至此
而莫知所止也恭惟相公以名世之姿應難逢之會功

隆德盛視古大臣亡愧詞而天下之弊固有如前所陳者信哉治功之難立而今日之難以有爲也嗟乎古今天下事變無窮智力有限得天下之才以爲國家無窮之用則古大臣之用心而已矣甚至愚極陋其敢以才自許哉而效官九江亦既三載今少卿譙公實爲之守乃以爲可使也故三年之間無日不兼他領以屬邑之微掾而攝判官事者且期年總所帑庾之出內以至和糴之事時侍郎吳公領餉事也亦俾得而兼之已而樞密丘公建府江淮亦檄以招刺左右奔走勞悴萬狀關陞三表不俟有請徼幸及格矣乃變起親庭待盡草上屬畢素冠歸命大造雖然萬彙之多未有不求於天地者至於洪纖高下長短巨細因形賦象品彙不齊此則惟化工命之而萬物不能自必也有若得財能賈得弦能鳴假之尺寸之階使得以爲升降禁門之地賜之芻秣之餘俾得以效驅馳玉闕之用則期以持報師門不敢不勉而已

代上監司

聞之有盛德之人然後能爲盛德之事古道不行於世也久矣有能身居百世之後而德居百世之先則三代之道何患其不行於春秋之世哉雖然一世道德之門固天下之士有志於古者之所趨而求入者然不潔身不澡德無一可以自附於詩書則又何以登晉俎豆間

耶某爲筦庫小吏於大府且以先世之故獲幸於門墻
立於堦墀之下而望大君子之威儀且暮年於此矣明
公負超卓之竒材蓄雄剛之俊德山色玉立挺然不群
如峻峯名阜磊磊硜硜相望於天壤間此 天子之所
深知而學士大夫之所畏而仰者也至於公舉之道通
家之好末俗陵遲掃地盡矣而明公秉至公之監隆歲
寒之誼長風孤舉中流屹立使斯世之人公舉奪於私
情交道變於涼燠者無地以寄其媿豈非有盛德之人
故可以望盛德之事乎而某也未知所以受道之質如
何也獨念退然晚出顛愚而昏陋不知學問徒以先人
之遺澤齒一命於纓綏纍纍隨行鹿鹿逐隊無寸長尺

節可以表見則將何以動人之眎聽也哉蚤夜以思惕
然自懼惟其或能溫共篤信無邪妄欺詐之心廉白自
飭無污穢貪濁之行黽勉奔走罔敢逸豫無怠事慢功
之習始終一操期於不變庶幾持此以入師門而亦未
知日新不懈惟懷遠圖之功也而明公猥以三世之好
蓋帷之恩不忍棄捐藐然稽紹之孤有所嘉賴降之大
惠施于存亡可不謂至乎前日十連之章循省顛末激
發懦衷七十慈親與門內宗祝一詞未始一日輒忘也
碩某無綢繆之親無炎熱之勢無賂遺左右之力譬之
尺寸孤根寄于不食之田灌溉芸耨之功皆所不及而
所恃以爲生者唯及時之膏澤與無私之春風使之發

萌而成穡皆天地之大德耳此明公所以施於不肖之
孤者其隆特如此九原有靈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
然則古人所記扶輪結草之事者安得謂之誣邪然側
聞銓法二章可以免試三章可以循陞是所謂不計其
力而徒計其功不反諸已而過望於人其爲亡厭孰甚
焉雖然萬物之望於天者無窮而天之施於物者亦無
窮天不以物之無厭而倦於應也且天之於物也命之
趨者必與其翩使得以全其飛命之足者必與之蹄使
得以全其走夫苟與之而不全則猶足以病其生而未
足以遂其性此元化大造之意所以廣大無倪而兩間
盈滿無一不全之物也某欲展尺寸之翼效犇走之力

趨矣而未翮足矣而未蹄天地其終賜之使得陶陶遂
遂於雲翔川泳之外則激昂意氣憑陵功名凡可以振
發枯槁疏抉潢洿以求無負於期待者豈敢在門墻多
士之後耶昧冒自言無復廉隅唯明公寬而貸之

尺牘

雷祭酒

大冬始事清霜戒寒伏惟醇儒碩德獨步朝端帝睠天
休台候動止萬福公議之不明上下交病之也天下固
有常然之理天必高地必下日月必光明江河必渾浩
而何有於異哉天子湏人以爲治而不能自知天下之
才故付薦舉於大臣謂其可信而付之也下之抱負尺

寸而不能自達於天子故有求於先進謂其當言之於上也是皆其常也而比年以來士習浸異不以常求之而帥借力於強宗熱援以制其上原其情則固可罪也而上之人曾不以爲罪乃越常而予之而後脅刺之風浸盛所謂異者不以爲異而乃以爲常而後公議始大壞顧某所操者狹所欲者侈惛惛焉欲自持尺牘以干動人聽得無類於守書信古不諳事宜者寔以平日素愚不敢效世俗從傍借力凡前所已得者皆三四鉅公一見之間特達收采所謂長牋短記未始輒用至垂成末章頗費料理故今也亦以是而望執事又聞海內之論以謂執事清而不隘和而不流日光玉潔而監裁精

明山立河行而論議勇決夫豈蚍蜉蟻子所能撼搖者用是斷然不疑自以其情歸于門廡果蒙察其依歸之誠賜以品題之重上官嘆喜同列驚異所懼凡庸不知自進無以稱塞期遇之意不敢不勉也然今世之士無故而得賞拔者長筆利舌躍躍引謝如不終朝而其飭詞巧譬支離曼衍猶恐卒不當人意者此不惟待知己之薄而其自待抑不厚矣夫不厚於自待之士上之人亦安用之此某所以不敢矧執事方將雍容廊廟以進賢退不肖而某之有望於元化蓋自今以始然則區區感厲又豈止今日而已邪併惟賜照

趙知縣

卽日日馭將南履長之慶唯君子宜之明府之治青陽也明斷於其廷寬惠於其野行之三年而子男之邦則焉旬日之間連拜兩函之重其光油然其氣溫然其論議卓然甚矣執事之淵源深長也一言而使衆嚮之所謂敏而好學勇力而不屈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有道而小人執事皆兼而有焉向來不曠山不直地亦既移此身返門廡矣乃不能衣襪而提贊難氣以問事君子之道自今思之其有愧於齊高庭多矣然伏讀二書博之約之開之明之所謂效其行脩其禮竊意高廷之所以聞於夫子者不是過也然省諸中攷諸外求所以自附於寡過之地者實未有焉尚唯終教之毋徒曰友之云也銜鳳塗芝之寵早晚東來當續續爲賀

李大諫

斗指兩辰西瀨沈宕恭惟填臨甫爾威望隱然下慰人心上符天貺台候動止萬福某詹言門墻纔百餘里微官所縛不能躬問起居謹脩尺記爲初偃旌旄之慶某恭惟大君子愛君憂國之心至深而爲天下生靈之計甚切故辭諫諍之官臨喉咽之地所欣然焉宣徽南院猶帶階廷侍從之班姑蘇高臺真成魯衛兄弟之國寵榮若是縉紳所希永言北固之區寔爲南徐之地腹心淮甸門戶全吳方當有事之時尤謹不虞之脩然宿望甚重卧護有餘肯求赫赫可喜之名正藉平平安安邊之

策竊聆新政已尉與人乳哺傷殘疏瀹疾苦脫之虎口
納之母懷用力此時見効唯易民庸既訖上思亦深袞
以公歸霖湏說作竊計予瑗之事不逾周籥之期幸甚
幸甚

胡連翁

商律浸深顥氣沆礪伏惟連翁茂才含華未耀靈脩參
扶台候動止萬福沙頭一別朏胸易久幅紙渠渠來自
數百里不止三讀而已西門之燎時時一作何獨不恕
於賢者邪抑此非君居造物固將有以處之耶果爾則
可賀也不可弔諄詳之諭所願效誠但號爲大都色色
陋甚何異巨壑乃止勺水安能游泳巨鱗邪某席苴浮

食不足言者慈庭帥旬日一得書但邊方多事未敢迎
侍白雲之念日深耳新篇遠辱如渴得酪匆匆未能一
語爲謝有愧而已午未之間尚有殘暑幾爲遠器自重

與莊漕

某區區邦人蝗旱之請施行如沅州縣知有使者之權
斯民知有蠲租之法和氣頌聲克然大川廣谷間今猶
新也環顧宇內之事絲紛鼎沸未知所底夫一念之頃
而不忘斯民此志士仁人之用心殆天以此責而付之
也擢從庾事典領漕權亦足以占上方鄉用之意矣公
江人相噬而山間之人則煮草根以食因念淳熙壬寅
民未甚病也而講明荒政如不暇給今五倍壬寅而州

縣寂然春初麥幸秀近苦雨淫率發黃疸雨穀于田悉
爲水漂今三布穀而未秧半歲啖草根率無人色而鼠
竊縱橫不得寧居目前固可念今雨過度異時必旱種
不可入後日抑可憂米石不啻萬錢而楮直則又落去
春立爲一定之數若堅執至今已有一成績柰何私意糾
紛甫効輒罷某頃嘗以目擊利便數事言之朝內有一
事乞許民間取贖全用官會不惟便微細而已楮直必
踴也幸先行於一道之間蓋出入之價既一富民初無
所損也今米貴物重商賈不行農末俱病凡皆以此楮
賈頗昂則百病皆起併幸孚炤

潘通判

近辰金柔氣低火老候濁伏惟分治輔藩休嘉萃止台
候動止萬福某謀求當代人物於北斗以南惟垂世巉
嶮之高是瞻是仰天借此來加惠鄉梓而茅屋白雲三
驛城府引領清峻無術縮地翬翬寸心而已王者藏富
於民猶外府也陸宣公有言國不足則取之人人不足
則資之國一日舍是無以爲上下相資之勢今富人藏
粟無藝公上窘急未免以爵易之而細民凶年持倍稱
之賈亦靳不與上下無所乎資而徜徉坐觀其中田野
磬磬幾至剽劫竊聞力贊賑糶之事萬口洋溢然賂吏
罔上終以計免所幸連日雨遺蝗掃迹垂穎如雲更一
再雨則十分歲功矣幸菑射利者知無所待近皆發廩

求售無事販糶也志士仁人憂國恤民之念無時而已者故不嫌深言之伏幸台炤

林知縣

白露暖空素月流天伏惟庶平異效神降嘉生台候動止萬福某埃全奪之音郵如斷遡遊激水之清而已離離珍字芻墮几前郁然存勞之温昔人爲治先教後政截截有叙今亡矣乃於藍臯之濱忽見鄉飲之盛屏朱墨而列豆籩厭爭奪而興禮遜庶幾乎三代之遺矣邦人奚幸邪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七終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八

尺牘

趙尚書

蹙凌冰漲澤腹益壯蒸惟隱然元老爲國重填天所獨厘台候動止萬福執事材猷學力高出一世故舉天下至重之任常萃於一身世之下士智不足以守一鉞者固所不論而中人之才僅足以辦一官趙魏之老滕薛之大夫曾不得兼之二天之降材什伯倍蓰固不同若此邪勛庸問望如挈日月於萬夫之上乃一語不合翩然去之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曰此仁人之言也故某近

者有詞壽上元明府云新近論思一語是陰功多少留
與雲仍蓋公言也夫豈私相爲好哉某與弟瓌耕田養
親何所不可乃從有司舉進士方相國典舉亦旣以骹
骹之文先多士矣乃論議不齊卒從下乘故未免嶇崎
躋攀以至於此親年益高欲雖早翼諸公憐之已足五
表然不敢苟焉以嬉讀書之餘亦頗有志於當世無從
晋近面請所以然者颺風而已

黃侍郎

卽日孟夏氣清恭惟表裏江淮盡歸統理帝咨良翰天
壽斯文台侯動止萬福某闊遠廡仍蓋十有七年於此
矣比年光靈不競海內諸老先後彫零獨幸龍門突兀

東南耳延登禁近論議益備乃清風逸駕翩然去之今
移而佩玉麟之印近矣衮衣歸周之望蓋天下學士大
夫同一心也昔唐人有言陽公之在朝也四方聞風仰
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
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
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誦詠斯言未嘗不憮然有感
也然而天下之事在下者類能言之而卒病於不得行
亦旣得位矣而亦每有未効之嘆且夫姦宄未塞戎蠻
未懾官亂未治四時不和未調五穀不熟未適才而不
爲不忠也不能而託官竊位也夫日者無與於斯世也
而猶有憂焉儲之於平居間暇之時而用之於事功鼎

來之會金陵幕府之盛人材之林必有足備采擇者其
爲明時倍萬崇護幸甚

雷知院

卽朝雪霽江天日寒光薄恭惟伊臯魁桀日進鴻疇惟
天右之鈞候動止萬福某伏拜鈞翰與臚列多種之賜
焜耀光榮累百空言寧足爲謝一元之運五日而一候
至十日而一氣應無縮與盈寒暑以平至一於壅則一
傷飛殞薄食變乃生焉睨雪未消妖虹時見此則扁盧
所望而驚者相公智周萬微道參元化消息盈虛意端
闔闢無從日侍函丈躬聽誨飭耳某庀役已三月催科
不擾訟牒不留日飯二升朝晷八案惻怛所孚霽然田
野教誨期望之意不敢有負焉耳臨風詹依之至

余知縣

陽法高懸物成仰墨恭惟采袖慶闈培植益遠申錫有
靈台候宴啓萬福某未能拜狀乃爲眷厚先焉而來使
謂至桐江卽還久之杳然卽欲走介而俗緒旁午昏與
曉平因仍如是者又兩月其爲不敏爲愧負蓋有不容
言者然迢迢江水靡日不瞻有不與禮文具疏者非體
而炤之則何以自逭州縣吏賤如奴若夫采薇于山緡
魚于泉讀書彈琴以歌詠先王之遺風顧安用低頭受
縛舉頭愧野人哉然則小佚家林乃造物者所以獨厚
之意不可不察得時則駕萬里一息歲寒鐵幹春風桃

李其少安之某厭於爲吏久矣親老之望門戶之責是以尚此裴回終非其志也所幾齋屋冲和亟拜召命

李尚書

稍間詞承依仰朝夕入告嘉猷之奏允當士心適有一事或可助獻納之萬一州縣輸綰闕狹重輕悉有省則今歲左帑所退殊駭聽聞論議喧騰人情不安兩稅之重民生孔艱秋租未畢夏賦已迫今身親之乃見民困極矣又從而加虐焉民何以堪或於論思之際及之寬民力而壽國脉所係非細富陽所退只二十八疋聞他州極狼狽非衛足也早言之庶幾有益緩則無及矣

浙東憲

金伏在候而標溽未清恭惟仗節督府雷動風行帝眷天休台候宴啓萬福某官稟灑灑正元之氣負磐磐蓋世之才投之繁劇而不亂處之會通而輒中求之今代宇內寡二盍不論思遂即都俞乎良以天用惟龍地用惟馬役御萬物之權變通百王之弊向也切時之論亦既施行矣胡爲乎中輟也願堅其說以幸天下以卒殊功天下之望也某不佞朱墨餘暇伸欠仰天默數平生輩行已倦霄漢顧獨彊卧長夕未見昕鼓最不可爲者上欺彼蒼下欺一心誣告縱橫無敢辨白區區燕雀不量其微反坐一二邑人小安所爲卷卷控稟誠欲公一言以幸海內耳某寔朝夕東向焉

唐秘書

玉卽含商金飈蕩節恭惟懷紱名邦后皇嘉貺台候宴
作萬福某於當代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獨於執事未有
一日趨伏下風之便蓋此生一欠也瑰翰矧臨片雲天
落眷情醲郁藻績光芒再拜佩之永言何極某竊謂人
才有定用公論有常歸當則天心開否則人望鬱方執
事前日之袖手也人鬱之今也人慰之然未也獻替殿
中啓沃帝所則斯慰焉耳蓋天所以賦之才期之任者
固若是焉而非人之私也旦旦以俟某天子迺憇莫效
毫分誤渥頻仍亶由吹借心許神交寧俟識面幸有以
警策之三肅以請德星所聚之堂慶流千載有役于此

敢不肅給

同周帥

卽朝霜熟寒輕梅含春淺伏惟貫日之忠神明扶持台
候動止萬福某粵自去夏爲謝之后日念嗣敬而埃塗
侵薄浸墮因循至若日懷叔度夜憶真長非詩人浪語
也矧奉珍題慰荷不已每思歛山雲深豈堪着橫絕關
河真將軍哉今一柁入三邑宜矣然西舉秦北舉燕麒
麟凌烟突兀東南顧當安坐雲水鄉邪幸秣其馬以俟
駁筵之命某之於執事所謂愛而莫助者然扞蔽江南
之功則口之不置自昔建功植烈耀旂常而銘鍾鼎者
往往皆出摧抑困頓之後所向輒如意者未必有所振

立惟執事張而不忝翕而不衰勿羨春光之韶穉自期
歲晚之峻嶒以副士林之望幸甚幸甚

回宋總領

比辰日躔女度歲將更端恭惟身兼數器爲時所需爲
天所祚台候動定萬福某昔者天畀獲隨輦路之塵宛
若二十年前追逐禹浪時也違異未久箋墨易希瞻仰
而已蓋嘗竊嘆今夫人之所謂才鼠竊狗偷耳寬和而
有守惠慈而能斷獨不見元愷之所謂才乎大之可以
贊萬微小之猶能當一而吾勝有光矣又聞之任總餉
之寄者足食與兵要非難事惟能使將知忠使士知義
人人宿飽而無怨挺然思報其上而不怠精神獨立萬
夫之表此公所獨能也朝家以此屬公公亦以此自任
吾黨幸甚某正自庸虛且復弗彊宜汰尚稽雲葉爲覆
耳誨簡溫厚不稱是懼高情未替尚惟終教之

李提舉

伏辱誨翰其爲南康社倉之慮可謂深遠自非體國愛
民至到懇切安能及是讀者嘆息况於南康之人身被
其賜者乎某聞之里人謂徽管六縣其戶口之多地里
之廣兩倍南康乃止五千緡分撥不行措置不敷今史
君甚賢或得更捐數千緡則此事可成矣執事之入覲
也或少緩數月使江左九州皆如南康仍以南康已行
規式下之九州則執事不朽之盛德當與大江同其長

也因謝來施不覺縷縷然合執事何望哉

李大諫

離德恢台氣步清潯恭惟雍容外祠道德天相台候宴
作萬福某聞古之大人負龍蛇虎豹之姿者與時屈信
與道變化故曰龍筦納言而帝命允四輔既備而王業
昌使骨鯁大儒憂國若饑渴論議合衆心者朝夕左右
則百僚仰法化流四海此多士朝夕之望也願戒舍人
行且有詔

趙廷評

某文章道之末也而世之好者亦鮮甚矣君子之有意
於斯也然後世之敝大抵在於舍實而采華舍易而取
險舍樸而從醜無以養其源而欲浚其流不能深其膏
而欲曄其光故枝葉益繁氣象日落求其爲先漢不可
得矣而况戰國以上乎某每切懼之而未能焉他日儻
遂良晤相與出而商確之今方吏塵侵薄束縛繩墨習
次結約固亡竒也匆匆爲謝莫既所懷憑墨遡風但有
無窮之意

回崔侍郎二

薰風初暑之候恭惟肅將明命往護全蜀上帝嘉娛台
候宴啓萬福某抵此習數月求所以上蓄其槃下育其
芟者未之能焉故卷卷一書曉夕在念高情絕俗惠然
以翰墨先之烟霞鬱興詞誼高明區區感浣不知所喻

至言興在山林則非所望於侍郎者蜀之不靖者兩年于此矣某嘗嘿計目前之可以任此者捨侍郎未見其次焉人才豈不曰有數哉舜止五臣武王止十亂漢止三傑而已唐之初造一時依乘風雲者固爲甚盛中世以來國步多艱有若韓昌黎郭中令李衛公之輩皆能赫然仗公忠而化姦驕詹威靈而服戎虜光明如日月動蕩如雷霆植唐於將仆洗唐於已昏數公功烈千載如生每一開卷令人飛動自古以來中原有變蜀必先亂中原既定蜀必後平又況今日之蜀非前日比安知後日之事又豈止今日而已邪萬一此胡胤身無地徒巢入關則蜀之去天也遠去虜也近可不先定其規模

一言而後行乎少年不更事之人疎率無謀老成持重之人又復退縮今推擇而至侍郎非苟然者古之興事造業者其機在於興起人心鼓動士氣而已至若兵若將若財特節目耳然士亦患於亡聞也夫惟負天下之望者方其未用已足以繫天下之心而其一有施設也又足以服天下之心夫未用而望已用而服以若人而圖事何事不立哉此朝廷之所以有取於侍郎而天下之所以望於侍郎者也上寬九重之顧下慰海內之望侍郎必有以處此矣然比日以來士大夫規模日陋多事之秋所與共功名者天下之英傑也顧乃小智自是閉門拒之閔上下之情失事功之會皆是物也耶律德

光云南人飲食動息北人無不知之若北方之人以堂
堂十萬之師或在九天之上或入九地之下南人未必
知之也今千百載而南人此病終不可瘳可嘆也已燕
之辟置之屬蓋與之共腹心者始擇不審無幾斥去安
能得士之死力哉蜀不爲無人某不能盡識陳同年仲
酉頗負膽氣亦有諱畧嘗率鳳州之人深入其地頃坐
纛豪今更涉歷蓋亦老於風霜矣試召與語恐足以備
采擇是以因書併及之范文正公嘗言幙府辟客須可
爲已師者蓋平時敬之爲師則必用其言而平時以朋
友待之者則言之用否未可必也雖然此亦其細者爾
古人所謂內外臂指乃可成功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是
道涂歸當坐鳳池而象麟閣矣

事也又豈可不先圖之非爲執事計也爲蜀計也珍重
歲律崢嶸寒氣聶聶恭惟某官威行玉壘勢重金墉高
屋參依台候宴啓萬福某伏自日者訶承之后嗣敬闕
希然懷仰清風則不知雲山萬疊也惠然尺素如雲墮
空欣浣無涯有言莫喻侍郎稟灑灑正元之氣負磐磐
任重之才合四蜀之廣五六十州之衆天子所恃以爲
爪牙百姓所恃以爲司命羗酋所望以爲叛服者與其
逐逐紅塵無毫髮可以自見孰若爲朝廷分寄一方風
行八表可以垂無窮而詔罔極者邪甚盛甚盛餘冀壽
重以光麟閣此委垂戒

徐進士

人至惠告且致歲除之饋意則厚矣然吾人相予以義又安用是颯颯者爲哉自是切幸免之不然決不敢領也春風吹和萬象說豫吾心之仁寔同此和和則爲善爲祥矣臨風不勝誦詠之至

答僧三

奉墨妙欣承春和道體安穩深慰間別之私名畫丈室寶乃輒以見遺幾於奪所好愧甚愧甚永晝焚香靜對勝韻發我天和多矣珍重此意尚得面謝

奉手帖欣承秋涼養道冲豫日來風露漸高小隱山前松竹益佳一炷栢子香靜思無始以來至于今日又至他生永劫無盡自家這箇豈可忘却這箇如不忘則是黃面老子囑付之意矣蒲萄爲寄尚未出世何邪沉香兔筆松煤謾往亦復未離人間世耳餘加珍重

辱手帖欣聞法履清休所諭謹悉我方欲脫戲衫公乃求此粥杓柄邪又不知甚處有閒田地也遠寄仙果足仍意厚然神仙好虛驕指凡草木以爲神奇誑惑世人吾獨啖棗栗耳無所用此師解吾說否徽綾一段軟密便體聊致此誠極寒珍護

葉尚書

竊聽都人崧高之篇乃知繡紱繫麟之旦斯文天壽寧俟禱祠然某嘗聞之龍藏於淵而神靈玉藏於山而光

發至德藏於身則精密而氣克天全而形壽用能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某官正坡仙所謂絳闕雲臺總有名應須極貴又長生者久侍上雍晉參大政中外屬心玉堂催草矣區區菲薄陳之異戕少見子晉吹笙安期奉棗之意伏惟宣慈錄其忱而畧其陋幸甚幸甚

程大卿

霜清日晏氣令適平恭惟某官少佚殊庭卽頒溫詔高屋况臨台候宴起萬福某比者匆匆拜狀少伸燕候之誠卽日人還亟捧答翰敬承吉德所次神衛後先千里長岐已遂善達區區方切欣慰忽來專騎又墮誨函多品遣頒深仰眷篤下拜不勝感忤大卿中外敬歷勤勞公家成績爛然在人耳目世之不稼不穡而取美官者衆矣如大卿則真是有欠未償也已已夏大卿爲卽東歸某嘗有詩云慣倚茗溪上下檣幾番風定幾番狂昔年仙去玄真子今日歸來禁省卽波靜垂綸元不惡風來捲釣又何妨其下偶不能記今日亦復如是邊塵未靖朝方急才又豈容袖長臂於釣灣哉匆匆復命莫旣謝忱伏墨遡風心與雲遠

李侍郎

辰在大梁嘉氣趣至恭惟某官肅司番鑰坐鎮長江人比天同台候宴啓萬福某伏念平時受知特屋一自抵此亟飭寸箋少叙依歸之誠豈宜少後者乃未及拜而

賜翰已墮前矣是雖百喙何以自蓋其不敏仰惟知遇之素或能畧其跡而遡其心耳他人以空詞說而鈞官資公獨以實政事而爲國計上知可任大事也再付王麟之印春來塞草綿綿淮清如鏡丹陽門外一騎紅飛再將趣公入陪帷幄矣僉實謂然非某敢私也某力薄事繁不稱是懼仞墻不遠寧無以誨之鍾阜嶢嶢何由侍近一紙詞承又復不能悉其所欲陳者所祈愛身以道永翊炎圖此卷卷曉夕之私也

趙徽州

比者草草拜狀諒已關徹崇聽詵後尊仰方切卷卷兵來伏拜誨賜獲詳卽日起居善狀其爲感沃不任下情賦入寬以兩月仰見區處適宜邦人被德當如何邪其間可以興復者亦當責以開築如其積而成山蕩而成淵委不可容人力者度亦有數大抵朝廷重於蠲賦而民戶亦易墮於因循要湏官司嚴責以修復之期庶幾他日不至百姓失所望耳百姓無知但望官司蠲賦坐視不修他日賦不得蠲則又未免白輸此皆官司悞之也若夫時暫蠲閣則又在朝廷也更有一事因以拜稟新安之絹作俑於前兩政戶部自言天下無此絹也况新安不產絹祖宗朝獨加優潤乞嚴戒屬縣無縱吏姦輒變舊制過爲重闔中平之絹儘可解發則召父柱母之賜朝行而夕被矣因筆又成縷臆併幸矜體

高校書

素商傲令丹陸尚然恭惟某官雍容壺嶠仙品自高帝
錫之休台候宴啓萬福某載惟天生卓異之才賦之以
清淑之氣必使之倡一代之文以鳴國家之盛必不使
之抱膝幽吟於寂茂之濱而遂已也世之續離騷詩窮
愁聯編累簡流傳於古今宇宙間亦何可勝美然是皆
賦予之薄氣候之偏至若全氣所鍾號爲英賢夫豈徒
生之而已哉斯文行且昌矣執事其毋遜末期雅拜徒
想清風謙翰遠臨眷情愈厚恪恭泓穎敬寓悃悰敢祈
內葆黃庭外列丹鼎奉尺一詔侍明光宮

張知縣

殊陽尚驕伏惟蒲壁安民人神函豫台候動止萬福某
頃焉具謝之后冗不享音然區區向往不輟也專騎惠
翰如獲面承區區感沃并之義役之爲民利也大矣非
心乎愛民者其孰能成之况又加以義廩無窮之惠乎
太宗皇帝嘗謂宰臣曰惠民之倉不可不置賤則增價
糴之貴則減價糶之祖宗朝所以留意邦本者正在是
也甚盛甚盛

袁郎中

伏拜誨翰凡數百言又蒙示教揭曉邦人文檄曉言父
母所以體察赤子之飢若寒者洞洞屬屬唯恐一毫之
不盡大川廣谷之間家傳人誦所以詔子若孫若雲仍

者其將何窮夫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吏格之也上有龔黃下無卓魯使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則彼氓蚩蚩安知邦君之心固如此哉輸金折絹之說非敢爲延遷計要是勢窮力迫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耳今旣一念一語風動雷行朝發黃堂夕周千里而斯民已被再生之澤矣此外更何求哉他日言之五事中足矣百冗裁謝莫旣萬分仰首麗譙神爽飛越

回范教授

風露頓高伏惟雍容絳紗斯文天相台候運止萬福某久矣不復交訊然此心去來不輟也筆飛鸞立忽墮几前誦味以還欣浣亡限建業有雙闕崔嵬大江吞吐之

勝故人才不輕出出則受間氣而爲命世英豪往往有儕諸生而無別或列座而小異者何幸復得賢師儒封殖而長養之此邦之幸也芳編示教藻績爛然遂得以窺制作之盛警發多矣今編之所未及者因來悉筆以示尤幸也記銘見屬此意良重其敢不承邪荒涼數語勉以塞命荏苒數月竟不得一好辭終當爲梓石羞耳匆匆復命莫究欲言餘惟益虛珍竒以副三館之招他委繼示

荅祈進士脩

竊觀池陽之爲郡九華之秀秋浦之綠皆東南清淑之所鍾也禪其秀者爲竒偉涵其綠者爲精深其嘉泰甲

子奉檄校士是邦多得其雋然尺書往來至今不絕者
唯青陽葉君焉今足下不意舊好惠然肯顧且復以長
書貺之若望某以有言者甚矣足下此意之虛而某之
荒踈不足以當之也雖然竊聞之學者之於道莫先乎
務實也以實而求道則必有所入以實而行道則必有
所至鉏驕剪虛最爲先務古人云德盛而詞謙道高而
色下信乎聲色之足以害道也道與德可尊也言與貌
則不可盛也由漢以前人皆務實雖專門之學世以爲
病然要之人懷實心專於一經白首窮年各有所得晉
唐以來氣習漸虛至于近代則又有專事口說無復一
毫躬行體察之功者眎唐又遠矣此習不除凡讀書爲
文應人接物臨政涖事無非虛驕安得事事當其宜物
物中其理邪足下氣淳而質茂蓋涵秋浦之精深者其
進於道何疑焉唯勉之而已晉率之罪不知所逃也

回李寔公

又欲拜狀而出埃入盆因循至今又奉先貺敬承即朝
暑雨圖史多暇台候萬福某念古道之不可復不止一
事至若一書問之細所謂伏以右謹者不知自何時作
此等語再拜百拜公與爲欺故區區平時於所善者及
可與語古者未嘗輒用文獻之傳如左右心期之高如
左右決不以爲簡故願以是請焉自是賜教亦幸畧之
前書郭翻者晉人也認稻之事見之本傳先正百韻既

得伏讀文孫雋語又辱開示甚矣其似祖也顧不足爲名門子弟之範哉汪龍溪之孫有詩名某嘗爲序其編且引少陵父子一門專美之事今於執事亦然也正科特科誰爲區別吾曹應世要當以後世楊子雲自必耳顧此瑣瑣者其足爲執事重輕邪易秋之論年豐之喜足以見盛心之所存矣今時士大夫多以空言而釣官資耳孰肯以實政爲民計哉

葉賢良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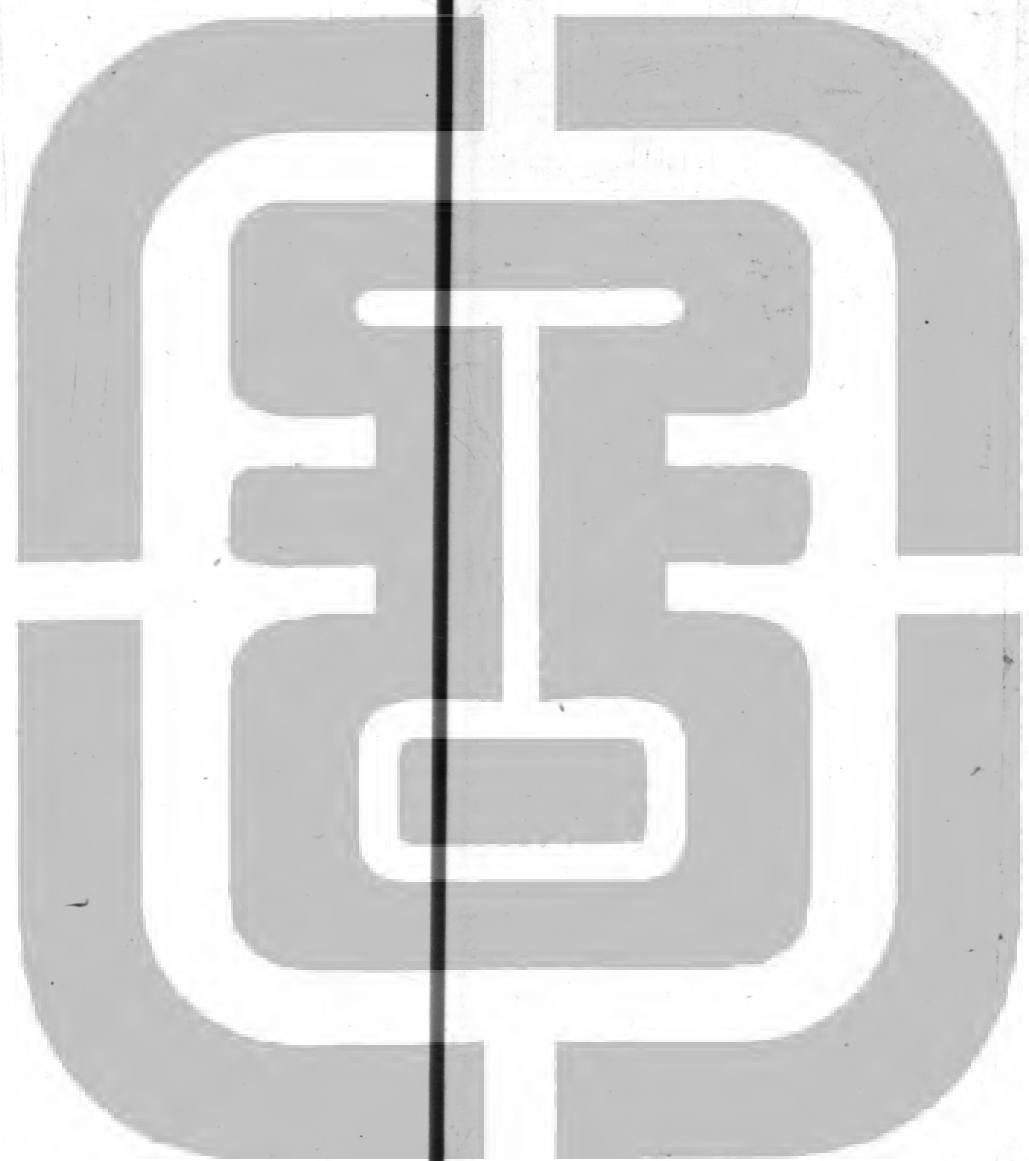
歲晚極寒伏惟履中休勝前辱專翰布謝稽違蓋朝昏汨沒易至因循耳非忘之也不我督過又枉今教獲詳近况之休豈勝慰沃足下之氣誠欲淺滄溟而低大萃

雖然亡益也適足以賈鬧耳獨不見宇宙之間和風膏雨乃可以造化萬物乎至若登名文章之錄亦非淺事體忌卑語忌俗前輩論之悉矣今謾錄一二自周之衰道喪文弊莊周屈原之書始假徐無鬼漁父問荅以爲辭自後祖述益衆體格日陋司馬相如則曰烏有先生亡是公楊子雲則以爲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則以爲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子平則以爲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則以爲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改目易名猶然一律又若七發始於枚乘至曹子建則有七啓張景陽則有七命屋下架屋那復有高標逸韻邪正使錦繡開機天章的皜而其大者體氣卑弱規模狹

陋已不足觀矣而况其塵言土辭鄙俗之氣不除者邪
近代坡仙直言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回視前代諸
子殊覺厭厭無氣矣足下更以前輩此言思之別變機
杼然後二賦可出至望至望來書所謂三及門不見之
語殆欺足下耳安有是事邪才模志業有如足下不有
立於今必有聞於後幸甚

回金判院

臘盡春回伏惟自公多暇台候萬福某自疇昔爲謝之
後畚土楸梧後後寒暑近者手開玄廬粗免悔事餘不
足關軫爲疋患不明耳明患不廉耳廉患不恕耳旣明
且廉而又行之以恕則吏道盡矣奚患莫己知邪不有
聞於今必有得於後唯自信力行而已爲書遺餉具仍
勤渠曷勝愧荷溪毛一二聊以侑書餘冀加珍以俟殊
渥此委勿間



方濟水集卷一

